



他人同士

与真心相爱的女性一见钟情，与此同时，他的妻子就失踪了。为什么呢？回想起来是说过“太喜欢幼儿园的老师了”的话。气质懦弱的男人，由此被一步一步逼上了恐怖之路。旧日知交的老朋友也好，恋人也好，妻子也好，突然反目成为陌生人的那一天，阿刀田高世界的门扉打开，看不见的幽灵朝你张开了凶口。

孟文骅 译

独领日本文坛的怪异小说，

展现超自然的神秘力量

珠海出版社

阿刀田高

著

阿万田高

他人同士

孟文骅
译

珠海出版社

著

I313.4
/173

广东省版权局图书版权登记号: 19-2004-13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他人同士/(日)阿刀田高著;孟文骅译. —珠海:珠海出版社,
2005. 5

ISBN7-80689-385-7

I. 他... II. ①阿...②孟...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

日本-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42316号

他人同士

Tanin Doshi

Copyright© 1989 by Atoda Takashi
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COMPANY, Tokyo

through Japan UNI Agency, Inc., Tokyo

他人同士

© [日] 阿刀田高著 孟文骅译

终审: 潘自强

策划: 潘自强

责任编辑: 靳红

封面设计: 海啸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址: 珠海市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层

电话: 0756-2639346 邮政编码: 519001

邮购: 0756-2639344 2639345 2639346

网址: www.zhcbbs.net

E-mail: zhcbbs@zhcbbs.net

印刷: 广东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50×1168mm 1/32

印张: 9 字数: 140千字

版次: 2005年5月第1版

2005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-8000册

书号: ISBN7-80689-385-7/I·556

定价: 16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,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推荐语：

怪异带来的震撼

——读阿刀田高的短篇小说

潘自强

许多作家一生都在追求着。他们追求的是怎样超越自己，追求的是如何超越他人！

这是一种可贵的精神。因为有了这种精神，才有文学的发展、文学的创新、文学的丰富……日本著名作家阿刀田高就是这类作家之一。

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，日本的推理、悬疑、恐怖小说以其独有的艺术品质和辉煌的创作实绩占有重要的地位。我国广大读者对日本许多作家诸如江戸川乱步、横沟正史、松本清张、森村诚一、高木彬光、仁木悦子、夏树静子、佐野洋、水上勉、赤川次郎、山村美纱、西村京太郎、铃木光司等十分熟悉，对一些作品更是耳熟能详。相比而言，中国读者对阿刀田高则知之较少。这并不是阿刀田高不优秀，而是人们的认知度需要有一个过程。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高桥敏夫说：“‘阿刀田高的王国’开始被大多数读者所接受，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，那是一个‘大故事’从世间消失，迄今为止不多见的‘小故事’开始逐渐

现身的年代。”90年代，我国台湾地区曾出版阿刀田高的短篇小说集。2000年以来，大陆有几家文学期刊和出版社先后开始推介他的作品。看来，以“小故事”见长的阿刀田高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。2005年，珠海出版社首次大批量集中出版阿刀田高的短篇小说，这对广大推理、悬疑、恐怖小说迷无疑是一件幸事。

阿刀田高，1935年1月13日出生于日本东京。早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系。他于1969年开始发表作品，每年约发表10来篇。1979年对阿刀田高来说，可谓是一个划时代的开端。当时，他的小说《来访者》获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；同年，短篇小说集《拿破仑狂》又获日本最高文学奖直木奖。他由于获奖而受到鼓舞，创作热情十分高涨。据有关资料统计，阿刀田高在1979年一鼓作气发表短篇小说46篇，这个发表量是惊人的。1995年，小说《新特洛伊故事》获吉川英治文学奖。近几年，他曾多次担任日本直木奖等评奖委员会评审委员。

文学的发展，使文学题材的分工越来越细化。当人们从文学分类法的角度对什么推理小说、悬疑小说、恐怖小说等文学样式进行界定时，不能不说也存在着一种无形的限制。对于阿刀田高的作品，我们似乎很难将它归于哪一类。在他的作品中，大众文学的一些创作要素都能得到体现，或者说在某些作品各有侧重，某些作品兼而有之。他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写作模式：灵异与犯罪共存，悬疑与恐怖交融，自然与现实物化，幻想与真实并行，他的作品是一个另类！人们似乎不认识其作品，阅读之余，不知应该怎样界定，神秘小说？怪诞小说？离奇小说……似乎都不是！更多的读者则称他为“短篇小说异色之王”！阿刀田高的作品以独具的“异色”越来越多的受到读者首肯，他们认识了阿刀田高，也接受了他的“小故事”。

阿刀田高小说的题材是丰富的。他目光所及，大都写的是平民百姓、凡人琐事。作品不描写大起大落的激烈冲突，不展示血腥恐怖的感官刺激，而写的似乎就是你的邻居，你的同事，你的亲人，你熟悉的陌生人，一夜短暂的幽会（《遭诅咒的男人》），一桩夫妻的矛盾（《不适合女人做的事》），一封离奇的信件（《干掉那个人》），一场传统的赛马（《优胜马情报》），一次偶然的车祸（《柳树下的预兆》）……不过，在平淡、舒缓、轻快的叙述中，往往是一江春水之下，涌动着万顷波涛；灿烂的阳光之中，暗藏着电闪雷鸣。作品在叙述中流贯着邪气和杀机，发生的一切是那样自然平和，是那样流畅静谧，但在其真实的描述中，告诉读者的恰恰是一场长期准备、精心策划的凶杀或者谋财、诈骗、复仇的故事，事件的结局让你目瞪口呆，心灵震撼！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年鉴编辑委员会的评委中岛河太郎说：“它揭露了潜藏在身边日常生活中的恐怖、神秘和骇人，翻阅任何一篇小说都会不由得吃惊！”此言不虚。

阿刀田高小说的内容具有神秘色彩。在世界上，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比知道的东西多得多。死亡就是生命的终结吗？大自然有神秘力量吗？天地之间有心灵感应吗？这似乎不是以描写人为己任的作家所探讨的问题。但是，一些神秘、离奇、悬疑的故事又往往成为作家写作的载体。他们借此诠释对社会、生活、人生现象的理解和认识。我感到，阿刀田高似乎受到西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兴盛的超自然恐怖小说的影响，倾力于在神秘、离奇、悬疑的生活土壤中栽培“异色”之花。他的许多作品都充满了一种超自然、非理性的力量，如《落樱飞雪》、《死亡的气味》、《清爽的眼睛》、《预言研究》、《不可思议的声音》……作品告诉我们在人类生活的世界之外，还有一种让人无法捉摸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晓的东西，它掌控、影响、参与我们的生活。作品写得越真实，

越能营造出神秘压抑、紧张恐怖的气氛，使读者头皮发麻、脊背流汗，透不过气来。把非自然力量写得如此有魅力，是阿刀田高的成功！我们无意考察作家对超自然现象的真实理解和认识，但作品中透露出的作为人就应该敬畏自然、诚实生活、善待社会的劝戒则是有意义的。作家似乎有佛家的禅味，其用心良苦！

阿刀田高的小说充满了悬念。作为读者，面对枯燥、单调、乏味的生活，向来存在着求新、求奇、求异的接受心理，享受未知的魅力是他们精神生活的正常需求。我们应该尊重读者并满足于读者。阿刀田高是深深懂得如何满足读者的这种心理。他的每篇故事都充满了悬念，结构精巧，魅力无限，他可以将一个平平淡淡的事情设计成一个暗藏诱惑的故事，从开篇到发展，从发展到结局，一步一步将读者引入高潮，使你恍然大悟。对作品中的每一个细节，每一句对话，都不可以掉以轻心，它可能就是一个暗示，一种铺垫，一把破解谜底的钥匙。阿刀田高特别擅长在故事的结尾处，通过叙述语言或者人物对话“点题”，制造令人大吃一惊或者毛骨悚然的阅读效果，作品体现出高超的叙述技巧。请记住这些作品，它们是《蜂蜜的香味》、《不适合女人做的事》、《优胜马情报》，还有《演戏》、《蛇》、《横祸》……翻开哪一篇作品，都不会让人失望的。

阿刀田高是一位勇于探索的作家。他巧妙地将推理、悬疑、恐怖小说的创作要素完美结合，以怪异的风格，给日本文坛增添了一道耀眼的亮色。日本著名小提琴演奏家佐藤阳子说：“在阿刀田高的作品里，把两种毫不相干的极端要素浑然一体，这还是日本文学中不曾期待过的。”当读者被动地接受那些似曾相识、重复雷同、缺乏新意的故事时，阿刀田高打破了大众文学的低迷和沉闷，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种异样的阅读形式——怪异小说！我们相信，这类作品将会越来越受到读者的喜爱。

目 录

湖 底	1
黏土般的女人	31
断 崖	63
遭诅咒的男人	89
恶 习	115
手套与丝巾	133
地震学入门	157
禁 猎 区	191
空 洞	221
他人同士	249



湖底







登上圆木梯子爬上屋顶，可以看到山谷底部的细长湖面。

满山鲜艳的新绿染绿了湖水。太阳已经落山了，朝西的湖面一点点被黑影侵蚀，在漆黑的夜晚来临之前，湖面上映出了一时的佳境。

3

这不是天然湖泊。

它是人工水库形成的湖。来旅馆的途中还看到了发电站，看到了弯曲的钢筋水泥的堤坝。听出租车司机说水底沉下了一个小村落。

我来到这个旅馆已经有五天了。后天就要回东京，我打算在这里住一个礼拜。

因为黄金周一天也没有休息才得到的调休。我的工作是在食品批发公司看仓库。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诱人的岗位，实际上商品的进出很多，工作非常繁忙。

本来我就没打算一辈子看仓库。自己多少还是有一些野心的。

我的理想是写小说，夺取新人奖。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躲进山里的小旅馆，一心把自己的小说写好。

来到这里以后我发现自己落笔迟迟进展缓慢。

写小说这种事情不是因为有很多时间就可以写出来的。有时候时间多反而是使心情急躁而难以落笔的原因。

“还是明天写吧！”

脑子里抱着这样的想法眼看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。

4

尽管如此我已经写了一百五十页了。

“再写一百页左右就可以了。”

可是问题要看内容了。说老实话，对于这一点我没什么自信。

“景色不错吧？”

背后传来一个声音，我回过头去一看，是旅馆的老板拿着两瓶啤酒站在那里。我还看见他另一个手提着的篮子里放着两只玻璃杯和一些下酒菜。

他的名字叫阿山。

他姓山名，看上去就像个住在山里的男人，所以人们才叫他阿山。

阿山把啤酒和下酒菜放在圆木搭成的桌子上。

“喝吗？”



他人同工



“那就不好意思了。”

我接受了他的好意。

阿山的年纪大概与我父亲差不多大。这样的年龄差距谈起来应该不会那么融洽，可是阿山的笑容像少年一般天真无邪，无疑是他的笑容缩短了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。

不，也许不是这个原因。

这种说法也许有些奇怪，阿山是一个出色的成年人。他不单单是个喜欢大山的人，一定经历了许多人生历程，也懂得人情世故，绝对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。这是我对他的感觉。在这里住了四五天，我对他有了这样的认识。

5

并且心里觉得：“这个人，好像对年龄一点也不在乎。”

不是吗？对待年轻的我，他一点也没有摆出长辈的样子来。这在日本人中应该是很少见的。

在日本人的道德观念中，年长者为尊。年轻人必须对年长者表示敬意，年长者也要作出一定的姿态来对待年轻人。对于外国的情况我就不太了解了，只是在美国电影中看到，只要长大成人了，大家就平等对待，在年龄上没有什么等级区别。阿山也是同样的做法。

“他是一个在人生道路的某个地方脱线的人。”

我对他有这样的感觉。

辞去城市里的工作，一个人来到山里的旅馆为住宿的客人服务。一年到底有多少客人来住呢？这是一个僻静的地方，附近又没有温泉，没有什么特色，看上去也赚不了多少钱。算上人工的话，明显是亏本的。难道他没有亲人吗？很难看出他的真实面目。

正因为经历了人生的挫折，才会对我这样不值得一提的人这么亲切吧？

虽然我与阿山之间没有什么特别亲密的对话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对他产生这样的想像。

与他在一起喝酒还是第一次。

“写得还顺利吗？”

阿山知道我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写作。

“还算可以吧！”

“多喝点，不够的话我再去拿。”

“真好喝。”

在这个瞬间，忘却所有的烦恼，欣赏着美丽的景色，喝着啤酒实在是一种美好的享受。但是在我的大脑深处总是不能放下写小说的事。我是为了这个才请了假来到这里的。

“从前这里是个很小的水库。”

阿山伸出手画了一个小小的圆圈。这就是从前





这个湖的大小吗？如今就要画更大的圆圈了。

“哦，是吗？”

“七年前水库扩建，这里的景色全变了。”

“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村庄沉了下去啊？”

“算不上是个村庄啊！只是一幢别墅和三间破房子，还有一条铺过路面的弯弯曲曲的小路，然后还有一个公用电话……”

“还有公用电话？”

他特意提起这一点让人觉得有些奇怪。

“是啊！那是上一次修水库时造的。因为好不容易把电话线接了过来，工程结束以后还留着一些房子……”

7

“啊？”

“这里的雪下得不算太大，只是实在太冷了。所以当时特意准备一只寒冷地带用的电话亭，做工非常结实，为了防止寒风吹入一丝缝隙都没有，只有天花板上有一个透气的小孔。”

阿山一边说着一边比划着。我搞不懂他为什么要对这个电话亭做这么详细的说明。

不知道阿山是否留意到我的这个疑问。

“从这里看得很清楚。因为是绿色的电话亭，在绿叶的季节里有些看不清楚，但是到了树叶枯黄的日子里就看得特别清楚。”

说着，他眯起了眼睛。

也许阿山就是看着这个观察着季节的变化的。

啤酒喝光了。

“喝日本酒怎么样？”

“我请客。”

“不用了。”

阿山耸了一下肩膀下了楼。

在来这里的路上，我还听出租车司机说过，十几年前这一带的山里曾经发生过一次大火。也许设置电话亭就是与火灾有关，让人们发现可疑的火苗能及时打电话报警。

阿山马上就回来了。这回他手里拿着一升的酒瓶和两个茶杯。他从口袋里拿出鲑鱼罐头和筷子，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拿出了开罐头的起子。

“怎么样？请吧。”

“真不好意思。”

茶杯变成了酒杯。

“好久没有尝到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鲑鱼罐头。”

我用筷子直接从罐头里夹了一块鲑鱼送到嘴里回答。

“好吃吧？”



他人同士



“嗯。”

“我们不会忘记的。战争中要是能吃上这个就是最高的享受了。”

我父亲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。果然阿山和父亲是同年代的人啊！

湖面渐渐地暗了起来。

远山的黑影清晰地浮现在晚霞映照的天空上，虽然距离很远，但是山顶的树枝都看得很清楚。

阿山突然吐出了一句话。

“有没有想过杀人的事啊？”

我惊呆了。

这不是寂静的黄昏中应该说的话。

不过，也不能这么说。

也许正是在这种时候，人们才愿意把自己内心的矛盾吐露给另一个人。

但是，阿山脸上挂着微笑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你说写小说的人就是写自己的事情吧？”

这倒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。

我这次写的小说是揭露流通行业内幕的推理小说，其中有一半是自己平时的所见所闻，另一半是自己想出来的。虽然也有杀人的情节，不过不是自己的亲身体会。